

## [貓男爵] / 芭蕉 中文系一年級

### 一

貓男爵俯伏在地上抽搐，身上黃色的毛一根根的豎起；他的手腳捲曲，爪子使勁伸展；頭頂上的毛髮開始長出來，尾巴縮得越來越短。看着他痛苦的模式，我只能袖手旁觀。這時我彷彿摸清了他的底蘊。

### 二

早上七時，我在宿舍的洗手間碰見貓男爵。

「早晨！」貓男爵對我說，「這麼早就起床哩。喵。」

這樣突然的會面令人有點吃驚，但我迅即鎮靜下來：「不是哩，才剛準備睡覺。」

「做present？喵？」

「不，只是在hea。」

「哦，非必要還是別捱通宵的好。喵。」說着，貓男爵就走了。

這是我第一次遇見貓男爵，但我確定他就是貓男爵。正如傳聞所說，一個懂站立，像正常人類男子那樣高大的貓。沒有人知道大學裡為何會有這樣的一號人物，只是很多人都自稱曾見過貓男爵。

像貓男爵這樣的存在，自然會成為眾人談論的對象。人們爭論他的類族，到底他是人還是貓？當然這是沒有意義的議題，有的說他是人，有的說他是貓，但不論那一方，都不能徹底攻破對方的論點。有趣的是，一些中立人士提出了一個說法：貓男爵應該是貓妖的後裔，也許他的祖先和人類交配，就出現如他這樣的混種。我不能界定貓男爵，就姑且採納這說法。

神秘的貓男爵。

### 三

回到房間後我沒有入睡，想着剛才發生的事情。我把雙手放在腦後，維持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一顆顆黑點似是慢慢連結為貓男爵的模式，成為一個星座。我不知道這過程花了多少時間，但期間我的室友起床了。

「你有見過貓男爵嗎？」我試着問我的室友。  
 「沒有啊，你看見了他？」室友回問。  
 「今天早上在廁所碰到，如別人所說，是亦人亦貓的……生物。」  
 「你沒有被嚇倒嗎？」  
 「一點點吧，但可能因為早就聽過他的事，倒還好。」  
 「對了，」我繼續說，「其實他是學生吧？」  
 「……大概是。」室友想了一下。  
 「那他是主修哪一個學系？為何從沒有人在課堂上碰過他？」

房間落入一片沉寂之中。關於貓男爵的一切，都是沒答案的問題。從來也沒有聽過貓男爵在公開場合露面，而不知是不是巧合，別人碰見他也總是在一個人的時候；從來亦沒有聽過貓男爵與誰交往，他總是獨個兒行動。

大家對貓男爵的認知都限於皮毛，誰也不能多一分，誰也不會少一毫。

#### 四

之後每天我也在同一時間走到洗手間去碰貓男爵。於是，我在第四天再碰上他。他倚在窗邊，望着外邊的景色。

「嗨。」這次我主動向他打招呼。  
 「嗨。是你啊，又還沒有睡嗎？喵？」他轉過頭來。  
 我為貓男爵能記得我，心裡有點高興。「你不時會在這裡？」  
 「是啊，」貓男爵用爪撥弄左頰上的三根鬍鬚，「做貓的時候，不時會躲在這裡。喵。」  
 「做貓的時候？」我為貓男爵的話大惑不解。  
 「嗯……明天晚上有空嗎？喵？」  
 「有。」我說。  
 「那明晚四時在草坪上那棵大樹聊聊好嗎？今天時候差不多了。喵。」

我答應了貓男爵，但對他的說話、行為我並不了解。做貓的時候，時候差不多，他的存在像是充滿了秘密。明晚真的會是純粹聊天嗎？方才那一刻我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他的邀約，天真得毫無防備。他不會想吃了我吧？還是像吸血疆屍那樣要咬我一口，把我變成同類？還是只是我想得太

多，他終究只是貓，或是人？

## 五

第二晚我如期赴約。這種近乎神怪小說劇情的約會，我不能抗拒。貓男爵是人是貓是神是怪，這是一個弄清楚的大好機會。當我到達約定地點的時候，就看見貓男爵。他的一雙夜目，在黑夜裡顯得格外明亮。

他背靠着大樹坐下，穿着一身黑色的長衫長褲，戴上連衣的帽子，只露出臉和手上的兩隻爪。要不是他那雙眼睛，很難察覺他在這裡，儘管他是外形出眾的貓男爵。他身旁放了兩支藍妹啤酒，樽的表面佈滿了解凍出來的水點，看來他已等待了好一陣子。

「麻煩你可以替我開了兩支酒嗎？喵？」貓男爵掌心上有一個開瓶器。

我蹲下身子，開了那兩支藍妹啤酒。

「謝謝，」貓男爵說，「爪子真不管用。啤酒喝的吧？不用客氣。喵。」他用雙手夾著瓶身，仰起頭骨碌骨碌的喝起來。我拿起另一支酒，也喝了起來。

「你也許會奇怪，貓怎麼也會喝酒，」貓男爵放下了酒瓶，「其實我也算是半個人。喵。」

「嗯……」我固然想探聽貓男爵的隱密，但沒想到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。我期待着他說下去。

「每天這個時間，我都會變成貓。其餘時間我是一個正常人的樣子啊，像你們一樣。貓的狀態大概會維持三個小時，所以昨天我離去時，就是快變回人的時候。喵。」貓男爵平淡的說。

他的話聽似匪夷所思，但大概此刻坐在他身旁，令我不得不相信。而且，他也沒必要騙我，不論他是否半人半貓，也無損他奇特的形象。

貓男爵見我沒有回應，便進一步解釋說：「其實不難明白，就像人狼，他們確切存在。他們每逢月圓之夜會變身，而我則是每夜大概四至七時會變身。喵。」

我一直相信世上存在很多超自然的生物。我相信世上有幽靈、吸血疆屍、尼斯湖水怪、人狼。對我而言貓男爵的解釋合情合理，於是出於好奇，我就問道：「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體質呢？」

貓男爵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就像人們所說那樣，我的曾太爺是一隻完全全的貓妖，不會在甚麼時候變身，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像我現在這樣子。而我的曾太婆是純正的人類，他們生下我太爺，太爺就成了貓人。太爺一天有十二小時是人，十二小時是貓。這體質傳了數代，也許是貓妖的因子愈來愈少，到了我這一代一天只有三小時是貓。其實世上本就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啊，沒有甚麼所謂為甚麼的。喵。」

我無言以對。過了一陣，貓男爵問：「你是翻譯系的Henry吧？喵？」

我不禁大吃一驚，難道這貓人還有讀心術之類的能力？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

貓男爵說：「其實我也是唸翻譯系的。像你在系內這樣活躍的人，我自然認識，但我想你就不認識我了，我比較『摺』。喵。」

我本想問他為何不活躍點，但想一想，像他這樣的貓人，低調地隱沒在人群中似乎是宿命。

之後我們沒有再說話，只是靜靜的喝着啤酒。我坐了下來，望着這個經歷過無數次，卻沒有好好欣賞過的深夜校園。一切失去了平日的印象，顯得陌生而有趣。黑暗中照亮校園的，只是街燈和幾棟宿舍那幾點依稀的燈光。不久我發現自己身處的地方十分隱蔽，偶爾我看見有些人路過，但卻沒有人發現我和貓男爵，我看着他們感到有趣，也許是一種偷窺的快感。這時候若有誰在窺視我們，我想會是天上的星星。

黎明時分，貓男爵向我道別，他說「那時候」又差不多來了。「能和別人暢談，果然是愉快的事情呢，喵。」他站起來，「如果明天你上102 lecture時，看見一個穿黃色polo-shirt的男生，那個可能就是我喇。喵。」

貓男爵身上沾了不少泥巴，我看着他的背影離去，似與這時的校園格格不入。正當我望得出神時，貓男爵好像漸漸變回人形。

## 六

我從床上撐起身子，時間是下午三時二十分。今天，我又曠課了。